

人间物语

又见条子泥

| 姜桦文 |

又去了一趟条子泥。

条子泥是位于江苏东部沿海的一大片滩涂地。盐城黄海湿地是世界自然遗产地,而条子泥正是这片遗产地的“核心”。滩涂上那艘搁浅的渔船,那些赶海小取的渔民,那一群手持铁铲、满脸泥巴追着潮水捡拾海贝的孩子,时时在我眼前浮现。

在三水滩旁边一家叫做“巴斗渔娘”的餐馆里,吃了被誉为“天下第一鲜”的“文蛤”,那深入口腔内部的海鲜余味历数日而不绝。那来自海滨湿地的风景和食物,皆是大地的恩典与慈悲。

去条子泥是参加一年一度的“条子泥诗会”。条子泥有海,有黄海潮,有无数的鸟。无数只鸟儿从四面八方飞来,在此落脚,栖息、繁殖,更多是中转,于是条子泥成了著名的“鸟类国际机场”。来到条子泥,耳边有不停的轰鸣声,那不是飞机在飞,是数百万只鸟儿掀起的鸟浪,是无数飞翔的生命在同一片大地上的欢唱。

条子泥诗会已经举办过三届,每一届诗会,都激情、生动、浪漫,充满创意与无穷的想象力。以大海与蓝天为背景,第一届条子泥诗会的诗会现场,海鸟在天空飞舞,蟛蜞在眼前横行,跳跳鱼在脚下蹦跳,四位皮肤黝黑、精瘦壮实的老渔民在泥泞的滩涂上唱响原汁原味的渔歌号子,临时搭建的舞台连着海底河湾,刚刚退去潮水的滩涂成为世界上最大,也是独一无二的舞台。也曾经把诗会现场移至海堤西侧的“720”高地。海堤高耸,大地芬芳,火红的盐蒿草铺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红色地毯。深秋火红的荒野,歌声、风声、朗诵声相互重叠,阳光、笑脸、人影彼此辉映。“720”高地,那是东台人留给万千飞鸟栖息生活的天堂。

今年的这一届诗会持续三天,除了重头戏的诗歌对话和朗诵会,采风是必不可少的内容。那天上午,一行人冒雨去了“川水湾”,那里是江苏乃至全国沿海湿地修复的典范。几年前,大量的互花米草曾经无情地吞噬了这片土地。如今,经过连续多年的整治,川水湾生态修复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。滩涂辽阔、整洁,风不请自来。负责接待的姑娘告诉我,条子泥的脚下就是黄海,大海的那边就是韩国,飞机从盐城南洋国际机场起飞,两个小时就可以到首尔。条子泥的大海上飞舞着各种鸟儿,那些鸟儿,有很多就是从韩国和日本飞来的。鸟儿们的话,你听不懂,但是将无数交织在一起的鸟鸣翻译成人类的语言,大意都是“好呀好呀”!

“好呀好呀!天空和大海好呀好呀!”

“好呀好呀!美丽的条子泥好呀好呀!”

还有从天南地北、四面八方赶来的观光客——“好呀好呀,亲爱的朋友好呀好呀!”

车载音响正在播放乡村音乐,怀旧,有羁旅的忧伤,像是专门为条子泥写的一我,也是一个旅人。

又一次来条子泥,正赶上高潮。无边无际的大海咆哮着掀起一个又一个浪头,每一个浪头都不一样。就像我眼前的那一头头奔跑的麋鹿,它们奔跑的姿势和步幅也都不一样。以前只有在大丰麋鹿保护区才能看见的麋鹿,如今正奔跑在条子泥滩涂上。在条子泥滩涂,在“720”高地,即便不使用望远镜,我们也能看见麋鹿。它们穿梭于刚刚退潮的滩涂,出没于茂密的草丛,觅食,嬉戏,或者

在浅水沼泽中来一次快速奔跑。在川水湾生态修复现场,黄土地上随处可见麋鹿的新鲜粪便,有一次,几头麋鹿竟然直接走到我们的身旁。条子泥与大丰麋鹿保护区毗邻,隔着一道护栏就是著名的野鹿荡,那里是野生麋鹿生存繁衍的领地。如今,数百头麋鹿离开了野鹿荡。穿过那片曾经圈养它们的海边树林,来到退潮后的条子泥,它们不顾一切地突破围栏,倾巢而出,只是因为看到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。奇怪的是,这一群群野鹿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兴趣。那些同行者,他们似乎只关注条子泥,只关注大海——你看,大巴车刚刚在海堤上停下,他们就径直冲下了海堤。那阵势,像极了大海在落潮。

条子泥滩涂,浅水沼泽中奔跑跳跃着被誉为盐城“吉祥三宝”之一的勺嘴鹬(另外两种是丹顶鹤和麋鹿)。勺嘴鹬体型不大,其个体仅有十岁小孩拳头一般大小,因嘴巴像盛饭的勺子,又被人们形象地叫做“小勺子”。勺嘴鹬属于极危鸟类,每年都长途飞行到盐城滩涂,来到这片叫做“条子泥”的地方,停歇,换羽,再振翅远去。带着一把勺子走东串西,飞南飞北,勺嘴鹬其实更像是一个吃货。只是,与更多“吃货”不同的是,这些勺子们懂得,只有不停地奔跑忙碌,才能有最幸福的生活。

勺嘴鹬在滩涂上奔跑,时不时地回过头,那憨态十足的样子真是有趣极了。

正是这样的一只勺嘴鹬,被一同来参加条子泥诗会的朋友创意设计成了一只名叫“盐小勺”的玩偶。

娇小、机灵的“盐小勺”,身上布满亮晶晶的水珠。

比那水珠更加明亮的,是鸟儿那一双不停转动的眼睛。

关键是,这只小小的玩偶能够发声,它能模仿人类的声音,将人们刚刚写出的文字,分行,吟成诗,唱成歌……



家园系列

摄影 搞活

山芋情结

| 王洁平文 |

那天在马山“农家乐”午餐,山乡里的农家菜熟悉的味道,格外亲切。席间,一盆清炒山芋藤,碧绿生青;一个竹匾里,盛满煮熟的芋头、南瓜、山芋和土豆,好讨人喜欢。赶紧挑了块黄心山芋吃起,软糯甜香的滋味,勾起关乎山芋的记忆和眷恋。

山芋是普通不过的粮食作物。以前的江南农村,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山芋。记得小时候,我跟着外婆生活在城西郊外。屋后有一个池塘,池塘边就种着一片山芋,那是别人家种的。一到秋季,山芋地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“打卡地”。悄悄地溜进山芋地,手握小铲或竹片,轻轻一挖就出来一个“胖娃娃”,塘里洗洗,吃将起来,渗着白汁的山芋,脆脆的,嫩嫩的,吃到嘴里甜甜的。

外婆知道我喜欢山芋,常买来在灶膛里煨熟给我吃。放学后,坐在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下,边啃着山芋,边做着作业,那光景似乎还在眼前。其实那时吃山芋是为了解决饥饿。像我这把年纪的人都会记得: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匮乏,山芋干因高产耐储的特性,成为城市居民补充口粮的主要替代品。城市居民定量供应的大米中,常按比例搭配山芋干;山芋干蒸米饭,山芋干煮粥,磨成粉和小麦面混合制作山芋饼,山芋常常担当起了主食的角色。

1969年冬季,母亲带着我们弟妹四人去了苏北大丰县。那里主要种植棉花和玉米,沙质土壤也适宜种山芋。翌年春天,土墙茅屋的新居落成,还分得“一亩三分地”在屋前屋后,母亲便带着我们在自留地里种菜种豆种山芋。母亲虽是城里人,可很快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,不论啥活跟老乡们一学就会。记得种山芋是这样的:挑选表皮光滑、无病无伤的山芋,置入向阳地块的苗床,施上羊粪等有机肥料;在春天雨水滋润下,苗床上不久便蹿出一株株禾苗;小心翼翼地剪下苗来,插入泥床;小心翼翼地浇水培土,好有一种仪式感呢。田垄上,一排排绿色的山芋苗随风轻轻摇曳。山芋对于生长环境不是怎么计较,生命力却旺盛得很。盛夏里的山芋藤蓬勃生长,且为大地铺上一幅幅葱绿的景象。这时候山芋也进入分蘖期。为了让山芋多生茎块,需要翻藤;七八月份闷热的中午在山芋地里翻藤,汗水总是湿透了母亲的衣裳。

山芋藤叶在田垄上交织蔓延,山芋茎块在泥土里悄悄生长。即便时至金秋,成熟的玉米已挂在枝头垂首,满田的棉花已绽开白色的花朵,山芋依然守着自己茂盛的绿叶,不肯轻易告别。非要等到第一场霜降临,叶尖才逐渐低垂。霜打过后的山芋更甜呢,这也许正是霜降节气的意义吧。

到收获的季节了,只见山芋田垄布满蛛网般的裂纹,锄头轻落间,紫红色的山芋便次第显现。我们蹲在田里捡拾山芋,有的个儿特别大,有的一串好几个,那可爱的模样,直让我们沉浸在丰收的欢快之中。自家田里长出来的山芋特别甜呢,母亲会在煮玉米饭时蒸上几个山芋,我们兄妹几个争抢着,吃得不亦乐乎;也会把山芋和玉米粉一起煮粥,那是伴随我们多年的早餐,熬饥啊。那时农家都是以棉花、玉米的秸秆当柴火,在柴火灶膛里煨上几个山芋,更添几分浓香。到了冬季,当地人们都会把一部分山芋置入窖里珍藏,那是为来年春耕春种做准备。春耕大忙饿得慌呢,山芋担当大任;啃上两个山芋,吃上两块玉米饼;填饱肚子,才扛得住田里从天蒙蒙亮干到披星戴月。

时光变迁,山芋在我们生活中的“角色”悄然变化。过去,吃山芋是为了填饱肚子,现在吃山芋则是因为美味、养生。山芋富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,依然深受人们喜欢。前几天家里买来几斤山芋,那色泽好诱人,放在饭锅里蒸熟后散发的自然甜味和令人愉悦的口感,依然那么熟悉。深秋桂花香里,把山芋切成小块和红豆一起煮汤,添入些许红糖和桂花,香甜可口,软糯细腻,绝对是一道上乘的点心,一餐承载着乡愁的“下午茶”。当然,用山芋做菜亦有多种做法,且道道精彩。我喜欢吃的是葱爆山芋,分外香甜;山芋蒸排骨,鲜美温润;吃得满足之时,心里在默默感谢土地的馈赠。

初冬时节,街头又飘来阵阵烘山芋、烤红薯的味道。不曾忘记,那时“炉子车上放,红薯烤金黄。伴着叫卖声,食客四围抢”的场景。现在有在铁皮大桶里烤的,也有用电烤箱烤的,走过烘山芋摊点,人们总是闻香驻足。微信扫码,买得一个烘山芋,捧在手里,又是吹又是拍,热乎乎的烘山芋已把一份暖意传递到了心田。刚出炉的烘山芋要数那层皮最香了,尤其是稍稍烘焦、连皮带些肉的那层皮,还带着甜甜的焦糖味道,赶紧吃来。掰开山芋,金黄,甜香,边走边吃着烘山芋,恰成了一道别样的街景,我更想说这是冬季里的第一份浪漫。

前段时间,在追一部名叫《生万物》的年代剧,抒写的是老农民们对于土地的敬畏和依恋,常常为剧情感动,常常想起稻田里那低垂的稻谷、生产队场上堆满如山的玉米和那柴火灶膛里煨出来的山芋……烘山芋的香气依然在巷间飘荡,烘山芋的味道依然在心田洋溢。这香气,是土地的呼吸;这味道,是岁月的记忆,更是我们心中永远不变的乡愁和眷恋。